魏書

四八

樂志五第十四　　魏書一百九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鍾爲

角大蔟爲徵沽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爲宮大蔟爲角沽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方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

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

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韎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僞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

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
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絶莫探其真人
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絶漢興
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
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
曅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
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揔議樂事頗有增加
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
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

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為今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土敗哀思之來便為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

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刱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

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捴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

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
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
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
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
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
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
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
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

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
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
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
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
爲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
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

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

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衞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

官失守今方整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寔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

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間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

崩未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
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
更調金石燮理音準其書三卷并表悉付尚書
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
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樂署考論同異博
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
被旨勑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
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勑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

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
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巳降莫有詳之今
既草刱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
商攉舂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
令請依前所召之官幷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
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
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
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嵎廓寧宇內兇

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
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
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
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寔允所寄乃命閭廣
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
陽以制聲律鍾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
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
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
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

臣緝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鍾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鍾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刱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吴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

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
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
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
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衞軍將
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徽雅神賞入微淹
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
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
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
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

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䕫非才詔曰王者功成
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贊
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
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
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
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
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
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賛祖

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訂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

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
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
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
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
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
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
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
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

此葉原闕三十三年續印依勵耘書屋據册府元龜卷五六七通典卷一四二校補

改章功德晉氏失政中原紛蕩劉石以一時姦
雄跋扈魏趙苻姚以部帥强豪趦趄闕輔於是
禮壞樂隳廢而莫理大魏應期啟運奄有萬方
雖日不暇給常以禮樂為先古樂虧闕詢求靡
所故頃年以來刱造非一考之經史每乖典制
遂使鏗鏘之禮未備於郊廟鼓舞之式尚闕於
庭陛臣忝官宗伯禮樂是司所以仰慙俯愧不
遑寧處者矣自獻春被旨賜令博採經傳更制
金石幷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諸曲今始校

就謹依前勑延集公卿幷一時儒彥討論終始莫之能異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元日大饗則須陳列旣歲聿云暮三朝無遠請共本曹尚書及郎中部率呈試如蒙允許賜垂勑判詔曰舞可用新餘且仍舊鼓吹雜曲遂寢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數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

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

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疑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

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
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去準形如
瑟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
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
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
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内爲一
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爲万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
内亦爲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

之內乘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

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

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勑用舊之旨輒持已

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閒信都芳考筭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説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録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戞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

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捌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

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
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
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
等奉勑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
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
六格北廂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
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
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
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

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
伶官失職芳乂殂没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
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
角大蔟爲徵沽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
禮函鍾爲宮大蔟爲角沽洗爲徵南吕爲羽若
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黄鍾爲宮大吕爲角大
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
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
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

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已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沽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

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
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
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
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
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
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
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
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

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乂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鍾鼓之分磬氏爲磬倨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義以律

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
四廂宮懸鍾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别
蓋理三稔於玆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
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万
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
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
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
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絶學之後
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舞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
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
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
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揔號大鈞也曹失其鹿
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
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
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

功德賛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食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

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鈆鎛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六疑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

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皃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

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

曲猶得繫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

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弈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

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賛鴻功敷揚大業秉錄尚書事長孫稚巳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

致亡失今輙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謡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

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樂志五第十四

魏書一百九

食貨志六第十五　　魏書一百一十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内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

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陽塞外爲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

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
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
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
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
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
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
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
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

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
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
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
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
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甚衆
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
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眞君中恭宗下令脩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

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

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鍜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眞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身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

天安皇興閒歲頻大旱絹匹遷言劉或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

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
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
里外納米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
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
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
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
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
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

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

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万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

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

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
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
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
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
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
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
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
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
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

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户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

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

富再倍之田故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

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内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

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摠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

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
公因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
税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别雖
建九品之格而豐墝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
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
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
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
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
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内安之十一年

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槖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閒甚多餧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齎百司

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鎭邊戍畿内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幷征戍雜役行此

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

亂遂爲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户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

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
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
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
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
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
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
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
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
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舡不勞採斫計舩

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舡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

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
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
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潘陂其
陸路從潘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
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
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
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
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
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

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今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舩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

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剏不可懸生減折且依往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刻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

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襃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

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

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還遣檢行閑月脩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

此冬閑月令踈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
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
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
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万三
千五十四斛九升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
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
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尒後寇賊轉衆諸
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粮不可勝數而

闕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
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終歲
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
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
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
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
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

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㓗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

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

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為廣
自尒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
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万斛
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
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
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
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
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
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

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
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
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
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
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
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
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万九千七百
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

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恩搦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

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

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 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

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無慇力常顧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曁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

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 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

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兹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斗得銅

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旣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匹

止錢一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
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
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
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
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
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
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
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
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

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之絶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食貨志六第十五　　魏書一百十

刑罰志七第十六　　魏書一百一十一

二儀既判壹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眚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惷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呂侯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氾問與衆共之衆疑赦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

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
仁也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
練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
則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

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閒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

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万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褫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即位脩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叙焉帝既練精

庶事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䴥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為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

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絶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

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摠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

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大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

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
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
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
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
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
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
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
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閒以求百官疵失其

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万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

以爲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
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
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
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
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
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
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絶命於杖下
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用荊平其節訊
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

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寛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眾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

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

今具爲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

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

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鬭於

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

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

舊文隨例增減又勑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刊定

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

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
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
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圍復以
縋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
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而傷之
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律
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
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
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

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至於
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
死獄歲竟不過五六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
遜、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
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
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
刪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
坐無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

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議之
士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
人子孫又無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
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寛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
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
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
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
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

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

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
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
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
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
掠諸犯 年刑巳上枷鎖流徙巳上增以杻械迭
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杲大枷髙杻重械
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
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
踵行巳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

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
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
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
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
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
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
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
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
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

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
勳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
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
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絶請議所宜附為
永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坐門下參論皆以為官
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
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
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
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

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中高 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

爲害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

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

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内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

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㪷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眞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眞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賤隷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寛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

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撿回

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
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
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
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
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
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
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
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
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

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去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

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下
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
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
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
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眞賣不語
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旣一爲婢賣與不賣俱
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
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
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

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訐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疏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訐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

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
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
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
刑罪狀彰露案署分昞獄理是誠若使案雖成
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
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
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
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
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

宥辯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下隳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綰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寃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覻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絶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

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眞僞未分承前以來
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
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
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
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
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
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法例
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

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横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 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

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朞親例合上請檢籍

不謬未及判申憐毋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巳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毋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

假殯葬足示仁寛今巳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閤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閤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

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歐
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
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
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
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
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
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
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
歐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

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即
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
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鬬律祖父
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
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
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未得非一夕生
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
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
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從流死參差

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
相不存鬬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
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即律
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
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
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
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
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
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

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朞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　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愔義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

徵舒而不非父毋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惠猛

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御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時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尒

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
鄴京畿群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彊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
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
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
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
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
比執事苦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
相糺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

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
典故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
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
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
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
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
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
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
從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刱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刑罰志七第十六　魏書一百一十一